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高罗佩“松风”琴考

唐冶泽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摘要: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一张“松风”琴, 上有“中和琴室”印。中和琴室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书斋名, 高氏曾于抗战中任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 在重庆生活了三年, 与重庆琴人往来密切。此琴当年由高罗佩赠送给杨少五, 与今存荷兰的另一张高罗佩琴为姊妹琴, 是见证中荷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

关键词: 中国三峡博物馆 “松风”琴; 高罗佩; 中和琴室

中图分类号: K8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5-0072-05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 40 多张古琴, 自 2010 年以来我们对这批古琴进行了修复和整理,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在此过程中, 我们多有发现,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发现了著名汉学家荷兰人高罗佩曾经使用过的一张琴——“松风”琴 (图版壹: 1、2)。

此琴为连珠式, 面底皆桐。通体黑漆无断纹, 鹿角胎。蚌徽, 红木岳尾足, 5 个牛角轸虫蛀略残, 琴额上饰一椭圆形琥珀浮雕狮子。池沼形制特殊, 凤沼为束项束腰的葫芦形, 龙池为共腹上下对称的双葫芦形, 且均有贴格。池沼内纳音微拱, 形状亦近于池沼。琴底顶部篆书琴名“松风”, 龙池下一枚 4.5×4.5 厘米阴刻填红篆书印章“中和琴室”, 池内纳音上阴刻隶书“大清光绪四年晋熙刘氏子义仿制” (图版壹: 3~6)。

光绪四年为 1878 年, 因此这是一张清代后期所制的琴。晋熙是四川省绵竹县的古称, 东晋于此置晋熙县, 为晋熙郡郡治, 至隋初废。刘子义其人无考。此琴外形最引人注目处为池沼异形, 显得与众不同, 也体现了清琴重装饰的特点。

“中和琴室”是荷兰人高罗佩为其书斋起的名。高罗佩, 西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 (Robert Hans van Gulik), 生于 1910 年 8 月 9 日, 卒于 1967 年 9 月 24 日。高罗佩是一个传奇式的

人物, 他的一生, 据他自我评价是一身三任, 即外交官、学者、小说家。^[1]而实际上他的才能远不止此。首先, 他是一个外交家, 他长期任荷兰驻外使馆的官员, 从秘书、参事渐到公使、大使; 其次, 他是一个翻译家, 至少通晓 22 种文字,^[2]将大量的东方文化翻译介绍给西方; 第三, 他是世界著名汉学家、日本学家、东方学家, 对中、日、印尼、印度等国社会的多个方面都有十分深入的了解, 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 并在二战中以这些知识为盟军服务; 第四, 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会弹中国古琴, 会中国书法、篆刻, 能绘画, 其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比之当时的中国文人犹有过之; 第五, 他还是一个收藏家, 收藏了大量的东方文献资料和文物, “拥有了荷兰最丰富、最多样化的中国和日本收藏品”,^[3]并写有中国古琴、书画、砚台鉴赏研究等方面的专著; 第六, 他又是一个小说家, 他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系列侦探小说《狄公案》, 是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写的, 前后共写了 16 个中长篇和 8 个短篇, 被译为多种语言, 风靡全世界。据统计, 他主要的学术著作、译著和小说至少有 32 部之多, 此外还有大量的单篇 (短篇) 文章, 涉及历史、语言、宗教、民俗、艺术、文学、音乐以及他的职业——外交和政治等多个学科门类。总之, 他是一个仰之弥高的天才人物和多才多艺的传奇人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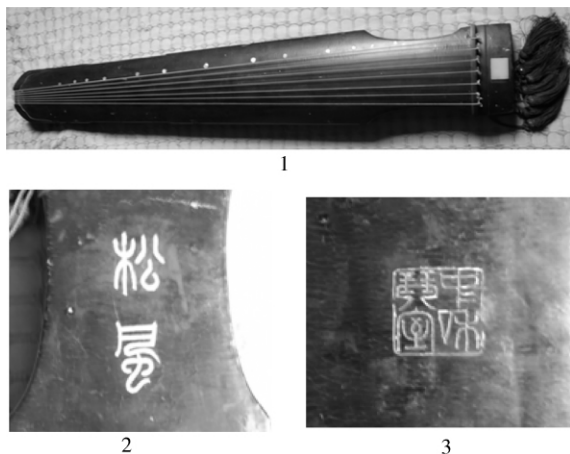
对于中国文化，高罗佩尤其情有独钟，举凡琴棋书画、诗文篆印，可以说是无所不通。他不仅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还学中国文人给自己取了表字和雅号，其书房也取了非常中国非常古典的名号，如集义斋、中和琴室、犹存庵、吟月庵、尊明阁之类。他于 1943 年 3 月~1946 年 4 月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任荷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期间与许多中国文人交往，在文章中讲到中国时常称“吾华”，用中文写作则只用文言，俨然以中国传统文人自居，而他也确实很成功地融入了中国文人圈子之中。^[4]



图一 1936 年高罗佩在东京“集义斋”书房弹琴照片

高罗佩很早就对中国古琴感兴趣，不仅搜集了大量的古琴资料，也下过很多功夫学习古琴演奏^[5]，还拜过中国古琴大师叶诗梦（佛尼音布）和关恩楫（仲航）为师，是个具有很深造诣的琴家（图一）。他甚至可以为别人修理古琴^[6]，而即使在中国这也是一门很少人掌握的传统技艺。高罗佩在任荷兰驻日本使馆秘书时（1935~1942 年）就完成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古琴的著述，如《琴道》、《琴铭研究》、《中国古琴东传日本》、《作为古董的琴》、《中国古琴在日本》、《嵇康和他的琴赋》等。他的古琴演奏水平和对琴学的了解，让中国古琴大师也感到惊异^[7]，因此得到中国琴人们的认可，以致邀请他参与创办抗战时期重庆最有名的“天风琴社”。而高罗佩也非常热心琴会的活动，其作用相当于琴社的秘书。^[8]据说他还多次“在战时首都爆满的大厅里进行了古琴演奏活动，为慈善目标募捐”。^[9]作为酷爱琴艺的琴人，高罗佩拥有不止一张古琴^[10]，但其中有一张最重要。据他在《琴道·后序》一文中说：“丙子秋莫，于宛平得一琴，殆明清间物，无铭，

抚之铿锵有余韵。弗敢冒高士选雅名，铭之曰：无名。非欲以观众妙，冀有符于道德之旨云。”落款为“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11]笑忘是高罗佩给自己取的号，取“一笑百虑忘”之义；芝台指他在日本东京“芝公园”附近一座小山丘上的住宅，后以此作为自己的字。“中和琴室”是他为自己的书斋起的第二个名字。从这一段记述中，知道高罗佩曾于 1936 年秋暮在北京宛平购买过一张古琴。正是这年 9 月，他第一次出差到北京，向当时的古琴大师叶诗梦学习古琴。这张古琴后来一直陪伴了高罗佩一生，^[12]现在还存放在荷兰莱顿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里。



图二 仲尼式“松风”琴

1. 琴面 2. 琴名 3. 琴底印章

笔者在研究本馆所藏“松风”琴时，就曾怀疑其上的“中和琴室”印章与高罗佩有关，但苦无证据。幸运的是，就在 2011 年 3 月 15 日，高罗佩二子一女及外孙女一行来我馆访问，并由其小儿子托马斯·范·古利克作了《高罗佩生平及学术成就》的讲演。讲演中，托马斯先生用 PPT 展示了许多图片，其中一张古琴照片让我觉得十分眼熟——这正是那张陪伴高罗佩一生的古琴。该琴是一张仲尼式琴，琴名也篆作“松风”，其上也有一个填红阴刻印章“中和琴室”，其风格、篆法、笔意与我馆所藏“松风”琴上的字体完全一致，可以肯定是出自一人之手（图二）。我几乎立即就认定，除了琴式不同外，这张琴与我馆的“松风”琴就是一对姊妹琴，同是当年高罗佩所有！^[13]

但据上引高罗佩《后序》文，在宛平买的这张琴并没有名字，故“松风”一名应是后来刻上去的，而且很可能是与我馆这张琴一起刻的。“松风”的典故出自《南史·陶弘景传》，说陶弘景特别喜爱风吹过松林的感觉，于是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松树，以听松涛之声为乐。^[14]李白《听蜀僧睿弹琴》中也有“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的诗句。高罗佩对“松风”一词似有特别的偏好，除以上二琴外，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还为徐文镜制的一张琴题名为“松风寒”，可惜字写好了还未及刻勒上琴，高罗佩就逝世了。^[15]另外，在他的随身记事本上，还发现用中文写的两句诗“欲识泉石心，须得松风意。”^[16]其意亦源出《陶弘景传》，^[17]很可能就是高罗佩自己所作。

这两张琴的铭文刻制时间，据印章而言，应该是在高罗佩的书房命名为“中和琴室”期间。高罗佩在其自传稿里说“1941 年，当我已经收集到了大量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和文稿后，我把它们存放在我家一间专用的屋子里，并且给它起名为‘中和琴室’。1942 年，当我了解到，我的全部收藏在战争中被毁坏了时，我给重庆的小书房起名为‘犹存斋’。”^[18]

这段话写于 1964 年。可能由于时间相隔较久的关系，高罗佩在这里说得有点含糊。实际上，高罗佩的收藏被战争所毁与改书房名为“犹存斋”不是同一年，而分别是 1942、1943 年。早在 1940 年 5 月荷兰被德国占领后，高罗佩已敏感地认识到日本发动对盟国的战争只是早晚问题，因此他把自己在日本的全部藏品 8000 本书、卷轴画和艺术品装了 40 箱，运往他认为安全的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到了 1941 年 8 月，他还以生病为由申请自费到荷属东印度休假，不过未获批准，这让他免遭战火焚身。但他的收藏品就没这么幸运，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 年 3 月，荷属东印度被日军占领，存放在巴塔维亚（今雅加达）港口的这 40 箱收藏品在轰炸中毁灭无存。^[19]因此他说 1942 年他的“全部收藏都在战争中被毁坏”并不错。可他到重庆却是在 1943 年 3 月 15 日，这以后他才有可能“给重庆的小书房”另起一个“犹存斋”的名字。这也有其他人的证明。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曾给高罗佩题写过“犹存斋”（斋同庵）

的篆书字幅，其跋云“芝台先生酷爱吾国文化，所收书籍文物半成劫灰，幸宋琴等携以自随，稍得无恙。因命所居曰犹存斋。”^[20]落款时间是“中华民国卅二年”，即 1943 年。因此，高罗佩使用“中和琴室”之名，是从 1941 年（未知确切时间）到 1943 年的 3、4 月间，共使用了两年左右。

但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高罗佩又有长达 7 个多月的时间（1942 年 8 月初～1943 年 3 月中旬）在非洲和印度从事情报工作。在这些地方他除了工作外，更热心于对当地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对汉学的注意力这时被分散了，也没有适宜的环境氛围，不太可能刻勒琴铭。因此，这两张琴铭的镌刻时间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日本刻的，即 1941 年～1942 年 7 月之间，而最有可能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与其他荷兰外交官一起被软禁在大使馆的近 8 个月的那一段时间里（1941 年 12 月 11 日～1942 年 7 月 30 日）。因为这个时候他基本无工作可做，除了健身和打牌外，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21]另一种可能是他刚到重庆，书房还未及取名，^[22]因此刻铭时仍使用旧有的斋名。从我馆这张琴的龙池中有“晋熙”（四川绵竹）地名来看，我更倾向于高罗佩来重庆后才得到的，因此琴铭刻制时间也许就是 1943 年 3、4 月间他刚到重庆之时。

不过我觉得似乎还有第三种可能，也许这个可能性更小，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即高罗佩虽然书斋名改了，却因为是在古琴上刻铭，使用“中和琴室”比“犹存斋”更雅也更符合此情此景，因此沿用了原来的书斋名。如果是这样，则刻铭的时间可能就更晚一些。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刻铭（或写字）之人是谁？琴铭本身并未留下任何记录。据陈之迈《荷兰高罗佩》一文记载，“他每取一个新别号，或为他的书斋取一个新名称，例必自刻一个或数个印章”。^[23]因此该琴上的“中和琴室”应该就是以高罗佩为自己的书房自刻的印章为母本镌刻上去的。这枚印章因为刻得较早（时在日本），所以也显示了作者的篆印水平尚有欠缺，如整体较为呆板，“和”字左边的口字写成三角形，犹显生硬，但这反而证明这就是高罗佩的作品。不过我们至今尚未见到这两个琴铭之外的“中和琴

室”印文，托马斯演讲的 PPT 中也只显示了“吟月庵”、“尊明阁”两枚印章的印本。至于琴名“松风”，是否为高罗佩所写，目前只能存疑。但以高罗佩能篆刻，且书房中有篆书对联^[24]等来看，他对篆书并不陌生。

关于我馆这张琴的来源，该琴的登记卡片上只记载为“本馆五十年代收藏”。但从编号上看，与此琴同一批次入藏的古琴共有 20 张，而一次性进入我馆超过 20 张古琴的，只有来自杨少五收藏的一批琴。^[25]因此，这张琴曾属于杨少五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图三 天风琴社成立一周年纪念照片

杨少五（1895～1959 年），名世华，民国时期重庆的著名琴人、实业家。杨氏一家三代都是琴人，杨少五之父杨良臣，字庭五，巴县人（居巴县江北杨家花园），早年开过钱庄，任过重庆商会会长，投资民生银行、商业银行等多处实业。尤爱收藏，亦擅古琴。杨少五继承家学，经商之余，也痴迷于古琴，常与重庆琴家及社会各界名流雅集聚会。1945 年 2 月 25 日（农历元月十三日），他与浙派古琴大师徐元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以及冯玉祥、高罗佩等 20 多人组织了“天风琴社”（图三），徐元白任社长。杨家财力雄厚，富于收藏，家中有二、三十张古琴及大量文物。1955 年，杨少五因“历史问题”被判入狱，其所藏古琴及文物大部被没收，交由重庆市博物馆（三峡博物馆前身）保存至今。杨少五生有一子三女，长子杨次乾（1911～1951 年），自幼随父学琴，曾在 1937 年组织过重庆的第一个琴社——七弦琴社；长女杨清如（1913～1994 年）也是重庆著名琴人，晚年被聘为重庆文史馆员。



图四 高罗佩在杨少五江北家庭院照片

杨少五与高罗佩当年私交很好，过从甚密。据杨少五之孙杨生平回忆，抗战时杨家经常高朋满座，徐、于、冯、高及其他文人雅士常来家里聚会。从《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一书所引高罗佩记事本中也多处见到杨少五之名，他们常和许多朋友在一起弹琴、聊天、吃饭。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筹备成立“天风琴社”，高罗佩与杨少五及其他音乐人士往来频繁。图六是一张高罗佩在杨少五江北家中庭院里的照片，据高罗佩的记事本和这张照片的说明，这一天是 1945 年 2 月 9 日，高罗佩与古琴家梁在平、琵琶演奏家杨大钧一起来到江北杨少五的“农庄”，吃了午饭后在庭院里听一位名叫 shih shao-fu（石绍夫？）的 96 岁高龄的老人弹奏古琴。^[26]吃过晚饭后他们又在一起聊天、弹琴，当天晚上高罗佩就睡在杨少五的书房中。据高罗佩之女宝琳说，她父亲并不喜欢住在同事或朋友家里，也不喜欢让他们住自己家，只有极少数几个特殊的朋友例外。^[27]由此可见高、杨二人的友情非同一般。“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多次聚会弹奏音乐”，聚会地点或在杨家，或在高罗佩家，或在外边。^[28]因此，我馆的这张琴应是当年高罗佩在与杨少五的交往中赠送给杨少五的，是一件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历史文物。

令人敬佩的是，托马斯一行在访问我馆期间，经全体家庭成员商量，决定把他们收藏的包括那张古琴在内的一批高罗佩遗物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用以建立高罗佩文物展览厅。这两张见证了中荷文化交流且分别 60 多年的姊妹琴就要重新团聚，将会成为一段传之永久的历史佳话。

注释:

[1] 陈之迈 《荷兰高罗佩》，转自严晓星 《高罗佩事辑》，第 67~68 页，海豚出版社，2011 年。

[2] 据陈之迈统计，高罗佩通晓荷兰文、印尼文、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日文、梵文、藏文、马来亚文、阿拉伯文、英文共 15 种文字（转引自严晓星 《高罗佩事辑》，第 68 页）。但实际并不止此，据记载，高罗佩读中学时就向著名语言学家乌伦贝克教授学习过一种北美印地语——黑脚语，并参与出版过两本黑脚语词典（后来在日本他还继续学习过印地语），还以黑脚语为依据为美国海军编写过一本密码；同时，他还向乌伦贝克教授学习了俄语；在日本期间，他专门请了一位“金先生”教他朝鲜语，也请人教他蒙古语；在非洲时，他又向人学习葡萄牙语和斯瓦希里语；到印度任职时，他又学了乌尔都语。见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15、16、34、47、56~57、84~85、133、170、184 页，海南出版社，2011 年。

[3]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165 页。

[4] 事实上，高罗佩不仅进入了中国文人圈子，而且进入了中国社会的其他阶层，包括最底层、最秘密的圈子内，比如在当时四川民间秘密团体“哥老会（袍哥）”中，高罗佩居然也能发挥作用。见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131 页。

[5] 高罗佩最早知道古琴是他在莱顿读大学期间，他在《中国》刊物（由荷华文化协会主办）1933 年第 1 期上发表了一篇《五柳先生传》的文章，里面最早提到古琴。但他学习弹奏古琴则是在到日本以后。见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26、51 页。

[6]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55 页。

[7] 广陵派古琴大师张子谦在《操缦琐记》中载 “高君（高罗佩）奏《长门》颇有功夫，惜板拍微位稍差。据云能操八九曲。异邦人有此程度，尤其对于琴学一切，几于无所不知，洵足惊异。”转引自严晓星 《高罗佩事辑》，第 139 页。

[8] 据巴克曼回忆 “高罗佩是一个中国古琴协会即天风琴社里唯一的非中国人，甚至是该社的秘书。”[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124 页。

[9]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102 页。书中说这是引自陈之迈的《荷兰高罗佩》一文，但我们在陈文中并未看到有这段记载，故这里使用“据说”一词。后以此问题询之译者施辉业先生，施先生又拜访了《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的作者之一德弗里斯老太太，据她说，高罗佩他们当时搞的是义演，其实他们没有搞严格意义上的募捐。而且，荷兰规定外交官不准为战争搞募捐。

[10] 他至少还另外拥有一张“潞王琴”，这是明代著名的“四王琴”之一（见饶宗颐诗题《郭茂基君以潞琴见假，故人高罗佩旧物也》，载严晓星 《高罗佩事辑》，第 160 页）；一张宋琴，见马衡为高罗佩所题“犹存璫”跋语，中有高罗佩以“宋

琴等携以自随”之语（托马斯·范·古利克演讲时的 PPT）。

[11] Van Gulik: 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第 viii 页，上智大学 1969 年修订本。

[12]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52 页。

[13] 同样幸运的是，就在这一天，我还得到了严晓星先生寄送的《高罗佩事辑》以及施辉业先生翻译的《大汉学家高罗佩传》，这让我的研究变得十分方便。谨此致谢。

[14] 《南史》卷七六，第 1898 页，中华书局，1975 年。

[15] 事见于蔡允德《惜惺室诗词文稿·松风寒琴铭》。转自严晓星 《高罗佩事辑》，第 143 页。

[16]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77 页。

[17] 《陶弘景传》原文为 “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18]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68 页。

[19]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70 页。

[20] 托马斯·范·古利克 2011 年 3 月 15 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演讲的 PPT。

[21]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80 页。

[22] 高罗佩在其自传稿里说，刚到重庆时，“我被安排领导大使馆的联络办公室。该办公室设置在市区里破烂不堪的‘胜利大厦’的一个房间里。”（胜利大厦位于今重庆市渝中区临江门内，最初为“援华美军招待所”，后作为外交部外事宾馆，取名胜利大厦，解放后改名为重庆宾馆，曾为重庆最好的涉外宾馆，接待过无数中外名人。2007 年 5 月，这座高贵典雅、中西合璧且具有抗战纪念意义的建筑被无情拆除）这里同时也是他的宿舍，并一直住到当年 12 月 5 日他搬到国府路 295 号自己的住房为止。这期间他为自己的书房先取名“犹存庵”，9 月又改名“吟月庵”。（[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68、98、103、107 页）

[23] 转引自严晓星 《高罗佩事辑》，第 8 页。

[24]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152~153 页之间的插页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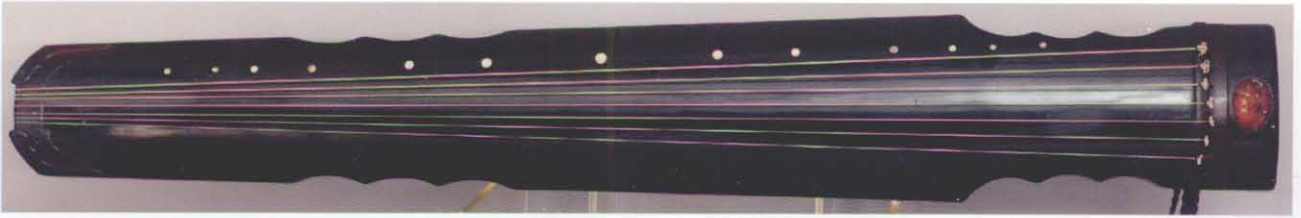
[25] 我们查到一份馆藏档案上有这样的记载 “杨少武，古七弦琴 25 个，内十三个有琴套。”不载具体是哪 25 张琴，但我馆所有古琴中只有 20 张琴的库存编号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可以肯定它们是同一批次入藏的；也不载时间，但也可以肯定是在 1955 年（见下文）。

[26] 从照片上看，这位老人弹奏的不是古琴，而是中国另一种与古琴同样古老的乐器——瑟。

[27]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271 页。

[28] [荷] C. D. 巴克曼、H. 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 116 页。

●图版壹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松风”琴



1. 琴面



2. 琴底



3. 琴名



4. 琴底印章



5. 龙池及腹款



6. 风沼